

留東外史第九集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一號初版

留東外史九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不肖生

評校者 張冥飛

發行者 民權出版部
上海麥家圈萃秀里內三百零六號

代印者 申報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錦囊

定價三角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況愈下
間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褻譚之詞不足
爲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
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
之音信衆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雖範
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模樣從頭當得
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古今小說評林

定價五角

小說影響於社會之大既爲世人所公認
顧古今小說浩如烟海薰蕕雜糅其裨益
社會者固多而蠱惑人心敗壞道德者實
指不勝屈青年士女以消閒遣興未能加

以擇別誠恐詖辭邪說侵淫腦蒂誤入歧
途張冥飛蔣箸超何海鳴尤玄父四先生
於小說無所不窺名在藝林爰著古今小
說評林一書上下古今凡數百部間及筆
記傳奇彈詞各加以公允之評判不排異
己不阿私好或指陳其優劣或擷示其精
華汝南月旦示以南針讀此一書則古今
小說筆記傳奇之臧否了然胸中諸君而
欲印證心得取精用宏節陰省財讀佳小
說好筆記者敢進此書爲識途之老馬

留東外史第九集目錄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畋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第一百三十四章	發雌威夫妻生意見	賣風情姊妹訪狂且
第一百三十五章	坐汽車兩嬌娃現世	吃料理小簾片鑲邊
第一百三十六章	大力士當場獻藝	下流坯暗地調情
第一百三十七章	小鬼頭苦耐獨夜眠	真馬鹿追述求婚事
第一百三十八章	鄭紹畋當面挨辱罵	何達武注意索酬勞
第一百三十九章	英雄著意扮玩物	鐵脚高興逛游廊
第一百四十章	何護兵忍痛嫖女郎	陳才媛甘心嫁蕩子
第一百四十一章	遣閒情究問催眠術	述往事痛恨薄倖人
第一百四十二章	訴近况蕩婦說窮	搭架子護兵得意
第一百四十三章	失珍珠牽頭成竊賊	搬鋪蓋鐵脚關家庭
第一百四十四章	何達武喜發分外財	李鐵民重組游樂會

目 錄

二

第一百四十五章

能忍手翻本透羸

圖出氣因風吹火

第一百四十六章

醜交涉醋意泣嬌娃

小報復惡言氣莽漢

留東外史第九集

不肖生著
跋子批點

留東外史九集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畋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上集書中說到周撰和陳蒿正在互調眼色的時候。忽然來了一箇黎是韋先生。打了一箇大空。周撰便坐不住了。起身要走。那周撰爲何急急的要走呢。因爲忽然記起何達武說的鄭紹畋向陳蒿求婚的話來。想打聽個明白。是一件大事。又料道黎是韋是個涎皮涎臉。糾纏不清的。不願意和他久坐一塊。是有些當下對何達武使了個眼色。教他同走的意思。即向李鏡泓陳蒿告辭。陳蒿笑道。天氣很早。忙甚麼。留坐的話非他。說就沒情義了。黎是韋正在看報。聽說周撰要走。即忙放下說道。我也要走了。人人都有意。周撰先走一步罷。遲日我再奉看。此時我也在這裡做客。恕不送。周撰笑了一笑。立起身來。陳蒿道。請把現住的地名。留在這裡。有心。李鏡泓連說不錯。今日的事。很費了心。將來免不了。還是要借重的。周撰謙虛了幾句。撕了頁日記本。寫了富士見樓的番地。交給陳蒿。目的。同何達武出來。陳毓也送到門外。周撰拉了何達武的手。沿着江戶川河岸。緩緩的走。何達武道。黎是韋這朽鬼。湖南人罵朽鬼。朽字意義。很難解釋。因爲包含實曲及肉麻種種意義。朽的可惡。又不曉得看人的顏色。二姑娘簡直把他當獸子。拿着他開心。他自還鳴得意。以爲是歡喜他。周撰道。他這個倒沒要緊。纏一會纏不上。自然會知難而退。我問你。你白天說鄭紹畋向二姑娘求婚。是甚麼時

候的事。在此關心何達武道。就是近來兩個星期以內。周撰道。他們怎生見面的。何達武道。那日我在江口川停車場下車。過了老鄭。他問我見着你麼。我說不曾見。他說你和他解散貸家之後。回湖南運動。來這裡進了聯隊。聽說近來又回湖南去了。不知道來沒有。我說自從牛込散夥之後。絕沒見過一面。老鄭說。你還該他幾十塊錢。請你吃料理。你吃了。就溜跑。他非得找着。你問你要錢不可。補前集書中所未及叙我當時就邀他到家裡坐坐。他見了二姑娘。便發狂似的。來不及的鞠躬行禮。二姑娘也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和他攀談了幾句話。他第二日來。就不在我房裡坐了。買了些水菓鮮花。送給二姑娘。一連幾日。沒一日不來。夜間甚至坐到十一二點鐘才回去。前幾日他忽然向我作了幾個揖。求我做個紹介人。向二姑娘求婚。我明知道事情是決無希望的。因他是個鄙吝鬼。素來一毛不拔。樂得借這事。騙他一頓料理吃。對他滿口承認。說這事有辦法。不過我此時想吃料理。你得請我先吃一頓。我才肯替你說。他躊躇了一會。祇得請我到春日館。吃了個酒醉飯飽。約了第二日來聽回信。第二日我吃了早點。便出來在外面混了一天。他就在我房裡等了一天。他因不知道我和二姑娘如何說的。不好意思見二姑娘的面。等到夜深。不見我回來。祇得走了。留了張字在我桌上。約明日午后六點鐘再來。誰知剛天明不久。我還睡在床上。他就搥門打戶的來了。可謂一刻也耐不得我披衣起來開門一看。是他。我就問道。你留的字。不是約了午后六點鐘嗎。怎麼來這們早呢。他說我是約午前六點鐘。那字寫錯了。他問我事情說好了沒有。我說事情是對二姑娘說過了。但是我的面子太小。二姑娘素來不大信我的話。我連說幾遍。二姑娘祇作沒聽見。我不好再說了。最好還是你自己去說。我從來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反把事情弄壞了。也居然能搞鬼了老鄭聽了我的話。並沒疑心。是個

的盤問。我對二姑娘說的時候。二姑娘的臉色怎麼樣。我隨口說道。我對他這話的時候。他正低着頭寫字。沒看見他的臉色。不知道怎麼。老鄭道。我不相信你對他提這話。他連頭都不抬一抬。我說。確是不會抬頭。你不信。自己去問他。他就知道了。絕妙對證老鄭道。我怎麼好意思當面去問呢。我因見他對我很像。表示好意。才託你做紹介。人你既說了一次。他沒答理。我當面再去碰釘子。臉上如何下得來哩。一面說一面抽聲歎氣。忽問我道。聽說二姑娘的英文很好。是真好麼。我點頭道。他能翻譯英國書。英文總有個相當程度。老鄭喜笑道。我去寫封英文信給他。由信中向他求婚。看他怎麼回信。我說。你幾時學的英文。會寫英文信。他向我耳邊低聲說道。我請朋友代寫。你却不可說破。說破了。二姑娘就要疑心。我是個沒有學問的人了。二姑娘又何嘗真有心有學問果然從郵局寄來了一封英文信。把個二姑娘笑的要死。我表兄不懂英文。教二姑娘解給他聽。我也在旁邊聽着。信中不知說多少。求二姑娘可憐發慈悲的話。祇要二姑娘承諾求婚的事。無論怎麼苛刻的條件。都可磋商。末後說。如果不承諾。相思病就上了身。全世界沒有能治相思病的醫生。眼見得就要死在海外。這種求書書能有効嗎周撲笑道。二姑娘回信給他。沒有呢。何達武道。你說二姑娘肯回信麼。他最是個愛漂亮的老鄭。那種面孔。連我望了都害怕。二姑娘如何看得上眼。周撲道。你知道老鄭在二姑娘跟前說我甚麼話沒有。主要是在問這一句二姑娘昨夜才遇着你。老鄭怎麼會向他說到。你身上去。周撲道。照事勢推測。老鄭不見得因二姑娘不回信。便絕望。不到這裡來。他那吊膀子的臉皮。厚得厲害。若是明後日再來了。你向他提我的話不提呢。何達武道。萬不能提一提他。就得想方設法的破壞你了。周撲道。不錯。呀。不特不能向他提。並且我還要託你要阻攔他。不許和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畋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四

二姑娘見面。我們不好無端的教二姑娘把遇見我的事情瞞着不對老鄭說。又恐怕你表兄表嫂於無意中漏出來就有許多不便。有何不便不過你的醜史全在老鄭肚皮裏罷了我左思右想總以不給他見面最妥。何達武道老鄭來時常是遲到我表兄房裡。我怎生能阻攔他不給他們見面。周撰道不難。我教給你的辦法。你明日對你表兄說鄭紹畋這人太無聊。下次來了不要理他才好。你表兄聽你這們說必然問你是甚麼道理。你就裝出生氣的樣子說道你還問甚麼道理。他簡直把你當亡八蛋。他初次來的時候見着二姑娘就問我這位小姐已許了人家沒有。我說沒有。他過了幾日就求做紹介要向二姑娘求婚。還請我在春日館吃料理。我心裡雖覺得他太不自量。但因二姑娘本是沒許人的人家來求婚。許可不可。可權操之。二姑娘不能說求婚是無聊的舉動。當時也沒斥責他。也沒替他向二姑娘說。誰知我昨夜送周卜先走後。剛要轉身回來。他忽從後面鐵腳的喊了幾句。我回頭見是他問他來做甚麼。他把我拉到江戶川橋上悄悄的問我。道我寫了封英文信給二姑娘。你可曾聽說收到了沒有。我說收到了。他問收到了怎麼不見回信。我說我那却不知道。他說祇怕是沒得希望了。鐵腳我和你係知己的朋友。你如何全不替我幫幫忙呢。我說這種忙我幫不了。他沈吟了半晌道二姑娘自然是天仙化人。就是他姐姐也算得是個絕色女子。可惜嫁了李鏡泓。這們一個笨貨。我看他很像帶着些抑鬱不樂的樣子。我弄二姑娘不到手也罷。鐵腳祇要你肯替我幫忙。在你表嫂跟前方便幾句。把我這一點愛慕之心達到他腦筋裡。我就好慢慢的着手了。你表嫂畢竟比二姑娘多幾歲年紀比較的懂風情些。料定決不至拒絕我的。好惡毒的主意何達武笑道主意是好。但是我表兄若當面對起質來。怎麼辦呢。周撰笑道這種事你表兄如何肯對質。並且對老鄭這方面

也得捏造一番話對付他。你見他來就對他使眼色。把他拉到沒人的地方。先對他腰腳搖頭歎氣。他必然問你甚麼事。你就拿出埋怨他的聲調說道。他那英文信是請甚麼人替你寫的。也沒請第二個懂英文的人看一看。囑你這們一說。看老鄭怎樣回答。他若答我已請會英文的人看過了。你就說。已請會英文的人看過了。二姑娘說。盡是一篇卑鄙無恥的話。看了刺眼。等姓鄭的來了。倒要問問他。這些鄙卑話的出處。看他是不是從卑田院學的英文。老鄭連英文字母都認不得。聽了這話必然害怕。不敢去見二姑娘。他若說沒請第二個懂英文的人看過。你就說。怪道二姑娘接了那信。氣得說話不出。信中盡是些輕薄侮辱的話。幾次要拿那信到警察署告你。都被我攔住了。二姑娘說。碍我的面子。饒了這輕薄鬼。下次如再敢跨進我的門。我自有懲處他的辦法。老鄭聽了。也要嚇得請他進去都不敢進去。又是好主意何達武大笑道。你這離間的法子妙極了。周撰道。我不教你白給我帮忙。我和二姑娘的事情成了。功多的不敢答應。謝你六十塊錢。早成功。早給你遲成功。遲給你。何達武喜道。當真麼。周撰正色道。不當真。我難道爲幾十塊錢騙你。何達武喜得搔耳爬腮。是第一次當馬泊六的神氣說道。你的主意多。無論教我怎麼辦。我總竭力便了。周撰點頭道。我就教給你明日行第一步的生意。何達武連忙湊近身。問明日該怎麼辦。法。周撰笑道。二姑娘的知識身分。都與平常的女學生高些。下手太急切了。顯露出個急色兒的樣子來。反使他瞧不起。我還祇和他見面二十四個鐘頭。若也和鄭紹收黎是輩一般。涎皮涎臉的。他雖未必就厭惡我。如厭惡鄭黎兩人一樣。但是我覺得不存些身分。他素來是一雙瞧不起一般男子的眼睛。我又沒特別的能耐。如何能得他的真心傾向。我前後思量這件事。須得見面的日子多了。有了相當的感情。才能漸漸用手段。使

他的感情變成愛情。這件事方有希望。倒是經我此時的心理與昨夜的心理不同。昨夜初次見面覺得他很垂青於我。以爲下手不難。今日見面他却也一般。有相當的表示。親熱。不過我看了他作弄黎是章的舉動。知道他是一個腦筋極活潑。性情最流動的女子。昨今兩日所有對我的表示。都是我神經過敏。專從我自己一方面着想的。吊膀的人。每有此種一想情願的念頭。其實相手方腦筋裡有沒有這人的影子。還是疑問。像夜昨在料理店。他初上樓的時候。那雙俊眼。就不住的在我滿身打量。我當時即認爲是注意到我了。後來才想出來。他是因爲見我和你做一塊。先看見了你。不由得他自己的眼睛。就來打量我了。我容貌雖不醜陋。然自知在中國青年內。決算不了美男子。他不是個鄉村女子。沒見過世面的。如何會在大庭廣衆之下。一見留情。大凡愛上了這個女子。想吊他的膀子。總不要先自着了迷。一着迷。便和鄭黎兩個不差甚麼。在二姑娘眼睛裡看了。就爲醒眼看醉人一般。一舉一動。都是好笑的一輩子。也不表有表同情的時候。倒可以算得吊膀子教科書何達武笑道。我是問你教我明日怎麼辦。你把這些吊膀子的原則公式說出來。做甚麼。你說不着迷。我看你早已着了迷了。周撰哈哈笑道。你急甚麼。自然會說給你聽。我剛才說的要見面的日子多了。有相當的感情。就是這件事下手的辦法。祇是我不能學鄭黎兩個。無原無故的。每日跑到這裡來。也不管人家的喜怒哀樂。一味厚臉的糾纏。非得你從中攪撥。他使他到富士見樓來。回看我一次。我以後便不好意思再上這裡來了。何達武道。你才出來的時候。他問你要了住址。自然會來回看你。用不着我從中攪撥。周撰道。他要我寫地名的時節。我也是這們想。傳道又是着了迷的想法。你沒留神。他不是談到贖金鑽。才要我留地名。嗎。是爲恐賓店有通知來。沒地方找不着我。並不是要來

回看我的意思。你祇看他們三個人。絕沒提過這一類的話。就知道了。何達武道。二姑娘每次出外。總是和我表兄表嫂同走上課。也是兩姊妹同去。他一個人出門的時候。少的很。你先得想個辦法。能使他單獨出來。就只好下手了。周撰笑道。慢慢的來。自有使他單獨出來的辦法。你明天背着表兄表嫂。試探二姑娘的口氣。看是怎樣。何達武問道。用甚麼話去試探呢。這種吊膀子的事。我絕對的不在行。話若說得不好。反把事情弄糟了。周撰道。我教你說。你祇做閑談的樣子。說周卜先的眼睛。素常極瞧一般女留學生。不起的。每逢人談到女留學生。他總是閉目搖頭。說你們不要再提女留學生幾個字罷。聽了教人不快。活人就問他。這話怎麼講。他說有甚麼講頭。無非替中國人丟臉罷了。不服的定要問出丟臉的憑據。他立時指出許多。有些名氣的女留學生。所行所爲的。丟臉証據來。誰知他一見二姑娘。聽了二姑娘的議論。却欽佩的了不得。他說要有二姑娘這般知識。才夠得上來日本留學。所謂加二拍馬法你照我這們說。看他如何回答。何達武點頭道。這話我可向他說。周撰道。攛掇他上我旅館來。祇管當着你表兄說。不妨直說。周卜先既請了酒。又來拜了。又出力代替贖當。以後並還得用着他。應該去回看才是。他們聽你是這們說。定要邀你來回看我的。何達武道。老李是定來的。祇怕他們姊妹未必同來。周撰搖頭道。你將我教你試探的話說了。抵得了一遭召將的靈符。你瞧着罷。我明日在旅館等你。他們萬一發生了旁的事。不能來。你也得來送個信給我。你轉回去罷。我趕這輛電車回去。說着別了何達武。跳上電車走了。何達武回到精廬。黎是韋還坐着沒走。李鏡泓陪着談話。陳毓在陳蒿房裡。何達武是常在陳蒿房裡坐的。便推門進去。陳蒿見了問道。送客怎送了。這們大的工夫。足見關心何達武隨手將門帶關笑道。那裡是送客。送了這們大的工

夫我送卜先到江戶川電車終點。恰好有輛電車來了。望着卜先上了車。我正待轉身回來。猛不防有人在我肩
上拍了一下。倒把我嚇了一跳。回頭看是鄭紹收。我氣得罵了他兩句。陳蒿笑道。罵得好。那東西是該罵的。何達
武道。還有該打的。在後頭呢。那東西實在可惡。陳毓笑道。你的朋友都差不多。現在外面坐着的。也就夠分兒了。
何達武道。黎是韋可惡的程度。比鄭紹收差遠了。黎是韋是個極忠厚老實的人。他有個綽號。叫黎不犯法。韓說甚佳
因他老實。決不敢做犯法的事。時常跑到這裡來纏擾。雖也可惡。但他心裡無非對於二姑娘一點愛慕之心。不
能自禁。老實人又不知道遮掩。却仍能保持他那綽號的意義。沒有軼出法律範圍的行動。至於鄭紹收。剛才對
我說的那些話。簡直是目無王法了。陳蒿大笑道。鐵腳。你甚麼時候知道有王法了。陳毓笑道。且聽他說鄭紹收
如何目無王法。何達武聽得門響。回頭看是李鏡泓進來了。陳蒿問道。去了嗎。李鏡泓點了點頭。向陳毓笑道。你
說甚麼。目無王法。陳毓對何達武一指道。我正要問他。何達武望着李鏡泓的頭頂笑道。你要問什麼。叫目無王
法。麼。有一個人說你模樣兒生得魁梧。想要你做關夫子。三人聽了。都不懂得。李鏡泓仰天打個哈哈。指着何達
武的臉道。你也自作聰明。要在我們跟前說俏皮話兒。你自己說。討厭不討厭。何達武也哈哈笑道。虧你還笑得
出。我這俏皮話。你不懂麼。老實說給你聽罷。有一個人要製造一頂綠頭巾給你戴呢。陳毓道。好極了。看擇個甚
麼日子行加冕式罷。其妙不可言李鏡泓知何達武話裡有因。聽得陳毓是這們說。立時把臉沈下來。吓了陳毓一口。
道。不要瞎說。鐵腳。你這話從那裡來的。陳毓見李鏡泓沈下臉。吓了自己一口。也把臉沈下來。冷笑聲道。吓我做
甚麼。就是我製一頂綠帽子給你戴。也要等戴了不合頭的時候。再來吓我不遲。更妙到不可以言盡形盡了李鏡泓自從娶陳

聯過門之後。因自己有些匹配不上。就時時存着怕戴綠帽子的。心到了日本。見社會的淫風極盛。而陳蒿這小姨子。又是個招蜂惹蝶的風流人物。那怕戴綠帽子的。心比在國內更加厲害幾分。但是他這種沒有能力的男子。娶了陳毓這般才色兼全的女人。愛惜得每過分。越是怕戴綠帽子。越忍不住時時提着這話。向陳毓說。祇要陳毓不給綠帽子。他戴無論要他做丈夫的。如何盡情盡義。都是可行的。不是賢德的女子。誰能真個受寵。若驚益加勉力的。恪盡婦道。十有九是越見丈夫愛恤越發對丈夫玩忽。久而久之。雙方都習慣成了自然。此情確有理夫爲妻綱的。這句話。便翻轉來了。妻子責罵丈夫。倒是常事。丈夫若對妻子稍有詞色。不對他立時就振起妻綱來了。李鏡泓待陳毓。歷來是恭順異常的。此時因發見了他平生最忌諱的戴綠帽子。這句話。一萬個不留神。竟向陳毓吓了一口。陳毓發出話來。才知道是自己冒失了。心中後悔不迭。情可口裡就不由得埋怨何達武。你要說不說的。搗甚麼鬼呢。定要弄得大家都不高興了。你多有趣哩。何達武年齡比李鏡泓輕。又寄居在李鏡泓家裡。李鏡泓每常受了陳毓的氣。就在何達武身上尋出路。何達武總不開口。知道不是真向自己生氣。當下仍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兩位都不要生氣。是我的不是。我就把原因說給你聽罷。陳毓把脚一踪道。不要說動不動就把臉沈下來。誰該受你的臉。你等到綠帽子上頭。再來向我板臉。不遲。李鏡泓連忙陪笑說道。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向你板臉。因爲鐵腳說話是這們半吞半吐的討厭。氣他不過。不由得對他板起臉來。你跟着生氣。不是冤枉嗎。陳毓下死勁在李鏡泓臉上。啐了一口唾沫道。你活見鬼。還拿這些話來遮掩。鐵腳在這裡和我們姊妹說話。半吞半吐也好。一吞一吐也好。要你生甚麼氣。板甚麼臉。就依你說。是對他生氣。對他板

第一百三十三章 周卜先暗算鄭紹政 李鏡泓歸罪何達武

十

臉放屁一般的朝我呸，那一口難道也是呸？他我誤會了不成？你怕戴綠帽子，是這種對待我的方法，很好，包管你沒綠帽子戴。以妙天下李鏡泓祇急得搔耳爬腮，無話解說。陳蒿笑道：「你們節外生枝的鬧這些無味的脾氣，反把正經話丟開不問，未免太笑話了。」鐵腳爽利些說罷，這話很有關係的。何達武道：「當然是很有關係，我才特意向你們來說。」隨將周撰刁唆的那一派話添枝帶葉的說了一個活現。把個李鏡泓氣得說話不出光開兩眼望着陳毓，以為陳毓必也十分動氣。誰知他却絲毫氣忿的形色沒有，反笑嘻嘻對陳蒿說道：「果不出我所料，歷陳蒿微笑點頭，李鏡泓不知頭腦看了二人說話的神情，心裡陡然犯起疑來。可憐問陳毓道：「甚麼事不出你所料？陳毓已看出李鏡泓極力忍住氣忿的神色，故意做出行所無事的樣子，說道：「沒甚麼事，我們姊妹閑談，不與你相干。」這又何必？李鏡泓疑心生暗鬼，登時覺得陳毓近來對自己的情形是彷彿冷淡了許多。平常雖則脾氣暴躁，也不像今日這般容易動氣。這其中必有緣故，滿心想根究一個明白。又怕觸怒了陳毓，心裡越想越是何達武不好，不應把鄭紹政這種無賴的人引到家裡來，就是黎是章，常常來這裡纏擾不休，也是何達武的朋友，於今又加上一個姓周的，也不像是個規矩人。何達武這東西專一引這些人上門，倒像是個拉皮條的。豈敢呀李鏡泓心裡這們一想，望着何達武眼睛裡就冒起火來，不知李鏡泓打算如何發作。下章再寫。

評

周撰所以畏鄭紹政者，以其人之劣跡無不在鄭掌握中也。此時正在弔膀子要緊關頭，不得不加以暗算。雖然刻毒，卻是有點鬼聰明。

聚義搗亂秦珍的家庭周攔也將近要搗亂李鏡泓的家庭何達武第一次挑起是非而李鏡泓與陳毓之將來不言可喻。雖書中未曾提及。已可想見矣。故浪蕩子皆可殺不可赦者。

第一百三十四章 發雌威夫妻生意見 賣風情姊妹訪狂且

卻說李鏡泓一肚皮的氣。正待發作。卻又怕牽惹了陳毓。極力忍着。何達武那知道李鏡泓此時的心理。祇見他氣忿忿的坐在那裡一言不發。便笑向他說道。鄭紹收那東西以後不準他進門。就是了。李鏡泓聽得更加生氣。大聲說道。和你認識的那班狐羣狗黨。一概不準進我的門。我防範不了許多。何達武此時也忍不住氣了。正要辯論。陳毓已立起身。指着李鏡泓罵道。你放屁甚麼。叫防範不了許多。誰是給你防範的。你配防範誰呢。你自己是個孤鬼。整年的不見一個鬼花子上門。枉爲一個男子漢。社會上全沒一點兒交際。旁人誰沒有三朋四友。都和你一樣。也沒有世界了。真是清天白日活見鬼。祇你有個老婆。留學生盡是強盜。你不好生防範。準得擄了去。做壓寨夫人。是軍事聲口李鏡泓尋何達武生氣。原是想避免陳毓的責罵。不料氣頭上說話。不曾留神。反惹得陳毓大動其氣。一時想回抗幾句。奈夫綱久倒的人。急切振作不起來。祇用那可憐的眼光望着陳毓。露出欲笑不能。不笑不敢的臉色。說道。我和鐵腳說話。你何苦動氣。不準鄭紹收進門的話。是鐵腳自己說的。你就硬將不是派在我身上。並且你說甚麼。果不出你所料的話。我問你何妨。說給我聽。陳嵩道。罷了罷了。平白無故的吵起嘴來。真犯不着我說給你聽。只有他出來解圍並不是一句有秘密和研究價值的話。前幾天鄭紹收在這裡鬼混了一會。出去姐姐就向我說。那姓鄭的一雙賊眼。怪討人厭。最歡喜偷偷摸摸的。向人使眼風。沈下臉不睬他。他也不知道看。

着風色。仍是涎皮涎臉的。兩隻黑白混淆的眼。祇管溜來溜去。我就說他。或者生成是這樣。一雙眼睛未必真敢便轉。姐姐的念頭。姐姐向我搖頭說。那東西一定起了不良之心。你看罷。不久更有討厭的樣子。做出來的。剛才聽鐵腳說這些言語。所以向我說。果不出所料的話。姐姐是有意害姐夫。着急不說。給姐夫聽。姐夫果然上當。若是應該秘密的話。怎麼會當着姐夫說呢。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嗎。何達武也說道。這事怪到我身上。我真有冤無處訴呢。我和鄭紹畋並不是很親密的朋友。又沒找着他。他託我向二姑娘求婚的話。我都拒絕他。沒說他自己寫信來。我也沒法去攔阻他。不理他就罷了。我若把他當個朋友。他今晚和我商量的話。我就不拿着告訴你們了。你倒翻轉來怪我。我才真犯不着是這們做好不討好呢。挑是非的無論如何總是你陳毓向何達武道。你不要氣。以後遇着這一類的事。祇作不知。不聞就得了。生成是個戴綠帽子的。像被你說破了綠帽子。戴不上。頭是不高興的。是要埋怨你的。也未免太過火了陳嵩立起來搖手道。今晚時間不早了。我要安歇。有話明天說罷。李鏡泓借着這話起身。回房。何達武也回房歇了。惟陳毓在陳嵩房裡坐談到一點多鐘。李鏡泓請求了幾次。才賭氣回到房裡。和衣兒睡倒。李鏡泓費了無數唇舌。雖漸將陳毓的怒氣平息。然從這日起。陳毓對李鏡泓的愛情。不知不覺的減退了許多。並不是陳毓愛上了鄭紹畋。聽了何達武的話。信以為真。將愛李鏡泓的心。移向鄭紹畋身上去了。大凡少年夫婦。除非男女都是守禮法的。感情永遠不至於動搖。外就得雙方配合得宜。感情濃密。才能於相當期間。保得不爲外來的感觸衝動。這話不對。世界上越是感情濃密的。越不能耐久。而被衝動又極易其說詳總批發凡於此陳毓於李鏡泓本來不是相宜的配偶。陳毓那副很幼稚的腦筋。在東京這種萬惡社會。日常所接觸的。覺得都足印証他己身所遇之不幸。那徑寸芳心早